

如烟往事

蒹葭苍苍

袁莲籽

城郊湿地公园有一大片芦苇地，微风拂过，苇叶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初冬是芦花盛开的季节，成片的芦花轻盈、洁白。风乍起，吹散一片苇絮。母亲立于芦花之前，浅笑盈盈，发色却与芦花融为一体，蒹葭苍苍，白发亦苍苍。时光任性拿起画笔随意涂抹，便染白了一个人的青春，可我分明记得，曾经母亲的头发在芦花的衬托下，尤显乌黑。其时我上二年级，一个白露为霜的早晨，本应按时的我总跟在母亲后面哼哼个不停。母亲问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我摇头。母亲又问：“那是早饭没吃饱吗？”我仍旧摇头。母亲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都被我一一否决，但母亲不追问时，我就又哼哼唧唧。一旁的父亲看不下去，一把将我拎到屋后的小河边，说再不讲原因就把我扔到河里，母亲见状小跑着跟了上来。我倔强倔傲，更是一言不发。父亲直接把我拽到河里，便拉着母亲头也不回地回家了。其实当时的河水已经干涸，河里长满了芦苇荡，已然没有多少立足之地。

我见父母走远，用袖子抹了一把鼻涕，便从河里爬上岸。我一边走路去学校，一边盘算着离家出走。是的，我打定主意要离家出走，我只是想要两毛钱买糖吃，却被父亲丢进了河里，母亲也默许了此事。但我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于是我先在学校心不在焉地度过了白天。放学后，我在离家一里地的田野里游荡，薅了一把狗尾巴草，追了一会儿小飞蛾，观察了我家炊烟消失的方向。

然后，天黑了。起初，黑暗只是挠挠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后来黑暗越来越巨大，突然铺天盖地，一口将我吞没。我一边小声抽泣，一边拼命奔跑。我跑到回家的小巷子口，家就在巷子的左边。巷子是类似四合院的格局，四面都是瓦房，左边是两户人家，右边是当时的村医院。我穿过幽暗狭长的小巷，向右一转，跑进了医院院长叶爷爷的房间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叶爷爷聊地上的蚂蚁，房顶的蜘蛛，叶爷爷自顾自地点烟，给针头针管高温消毒，不时地敷衍我两句。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有人在一遍遍喊我的名字，那声音细若游丝，哀怨凄婉。我循声跑去，看到母亲站在芦苇荡里，肩膀略微颤抖，两只手捂着脸在抽噎。不知为何，漆黑的夜并没有吞没母亲的长发。那头发却在芦花的对比下，显得格外乌黑光亮。我喊了一声妈，母亲回头看到我，急急地跑来，用力地抱着我，我听到芦苇们发出沙沙的嘲笑声，嘲笑我的无知任性。我拥抱着母亲，泣不成声地说：“妈，我错了。”母亲替我擦去泪水，拉着我的手说：“傻孩子，回家了。”

后来，我做事依然执拗，但每当心绪难以平息时，母亲立于寒夜中那抽噎的背影便跳脱出来，使我保持应有的理智清醒：性格可以有某种弊端，但不能成为伤人伤己的利器。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时常会想起那晚大片雪白干枯的芦花，没有被黑暗吞噬的黑发，以及母亲那克制的抽噎声。不管时空如何无常，母亲一直都在身旁，抚育我，陪伴我。蒹葭苍苍，母亲付出的代价是白发已然苍苍。

即时应令

小雪时节

李亚男

小雪，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气，如同一个温婉的女子，轻舞着薄纱，悄然而至。在这远方的土地上，小雪像是大自然洒下的思念，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带着回忆的温度，触动着我心底那根思念的弦。远方的山峦，在小雪的轻抚下，渐渐披上了银白的衣裳。那起伏的轮廓在雪中若隐若现，宛如梦幻中的仙境。山上的树木，像是忠诚的卫士，伸展出的枝丫挂满了雪花，有的像盛开的梨花，有的则像毛茸茸的棉球。风过处，雪花簌簌而落，似是树木在抖落一身的疲惫，也似是它们在向我诉说着远方的故事。这些山峦和树木，在我的思念中，是故乡的守护者，它们见证了我成长的足迹，承载着我童年的欢笑。

远处的村庄，在小雪的笼罩下，变得安静而祥和。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在雪中缓缓升腾，与天空的雪花交织在一起。那屋顶上的积雪，就像一顶顶白色的帽子，给村庄增添了几分古朴的韵味。我仿佛能看到，乡亲们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谈论家长里短，孩子们在雪地里嬉笑玩耍，堆雪人、打雪仗，那欢快的声音似乎穿越了时空，回荡在我的耳边。而此刻，我在远方，只能在思念中回味那村庄里的热闹与温馨，那些熟悉的面孔、亲切的乡音，是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小雪的时节，本应是团聚的时刻，可我却却在远方。思念像这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无休无止。我思念故乡的小路，那蜿蜒曲折的小路，留下了我无数次外出和归来的脚印。它就像一条脐带，连接着我与故乡，无论我走多远，它都在那里，等待着我回归。我思念故乡的田野，那片广袤的土地，在不同的季节里有着不同的色彩，如今在小雪的覆盖下，它应该是一片洁白，孕育着来年的希望，就像故乡给予我的力量，让我在远方也能勇敢前行。

每一片雪花都是我思念的使者，它们飘落在我的肩头、脸颊，带来了故乡的气息。在这小雪纷飞的日子里，我把思念写在雪上，让风带着它飘向远方的故乡。我知道，故乡也在这小雪中思念着我，就像我思念它一样深沉。远方的小雪啊，你是我心中最美的画卷，也是我思念的源泉，无论岁月如何流转，这份思念都将如同这小雪，年年岁岁，永不消散。

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色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雉冷，味暖并无忧。杜甫去拜访隐者阮昉，阮昉无所赠，赠三十束薤。杜甫写了《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回赠。多么有意思。朴素的生活，醇厚的友情。薤引杜甫与阮昉为知己。

薤，即野薑头，别称芥头，属于石蒜科葱属（曾归类于百合科）单生组植物。鳞茎常单生，罕为数枚聚生，球状、卵球状、矩圆状卵形或卵状；叶圆柱状、半圆柱状或棱柱状，少有条形，花萼被叶鞘所包。葱、韭、大蒜均属葱属植物，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调味佐料或调香佐料，和生姜一样，与我们餐餐相伴。唯独薤，并非家常日蔬，而是野蔬。

我很喜欢吃野薑头（此为赣地常见之物）。孩童时，春和水暖，放学了，我就去田埂采野薑头的嫩叶，粗草扎起来，有抄在手上，抄了一把，用粽叶丝或稻草扎起来，有三把嫩叶了，带回家给我妈。三个鸡蛋炒薑叶，有了满满一碗。蛋炒薑叶，拍几个大蒜下去，切几片薑豆干下去，撮一把干辣椒下去，炒出了两碗。酱油润着蛋，润着薑叶，吃起来又香又辣，满口油滋滋。鸡蛋炒薑叶，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田野开遍紫云英，粉红粉白。紫花地丁、夏天无、紫萼、斑地锦、酢浆草竞相开放，田野花花绿绿。每一条田埂都铺上了春天的花毯。野薑头伸出细长的叶子，轻轻摇曳。野薑头那么多，家里的鸡蛋却十分有限。鸡蛋积攒着，拿去换盐或酱油或白糖。临时有客人来了，家中无肉待客，我妈就喊我一声：你去扭点小细。

扭是拧断的意思。小细是乡人对野薑叶的方言称呼。采野薑叶不用剪刀，不用镰刀，用指甲扭。土肥沃，野薑肥壮，白白的叶基裹在根株上，如少女细腰缠了一匹白带。

乡人中，也有人称野薑头为野葱。其实，葱属有一个叫野葱的种类。野葱叶更细、更短、更圆空，叶尖更尖，葱味更充分。野薑头有葱味也有蒜味，气味更野性更鲜。

映山红凋谢了，野薑叶就老了，有了粗纤维，便无人采了。立了秋，薑叶的叉尖上开出

野薑记

傅非

了花。花淡紫，伞形，疏朗有致，被圆柱状的叶顶着，一朵野薑花就像一把撑起的小花伞。梦一样的小花伞散落大地。那是大地的灯盏。

花结了籽，野薑头（鳞茎）就有人挖了。挖了一篮子，剪去叶柄，去了薑头外层的膜质皮，晾晒，切薄片，与辣椒、生姜一起腌制。也有直接用开水泡甜薑头或酸薑头，作早点、下酒小菜。

今年3月，去德兴市占才乡杨源坑，王根泉老人是十里峡谷唯一住户。他爱人汪凤切了很多野薑叶，晾在圆匾。薑香一阵阵，被风送来。问王根泉老人：这个野薑叶是晒干菜吗？

见过晒芥菜叶、雪里蕻、白菜、萝卜缨、茼蒿、山蕨，没见过晒野薑叶。王根泉老人说，野薑叶晒两天，和鲜竹笋、腊肉、熏豆干一起炒，作清明粿的馅料。老人晒了两圆匾野薑叶。我还没吃过野薑叶作馅料的，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美味。身处山野，以山野之物滋养自己肉身，是一种智慧。

把一种可食植物，在味觉上，我们似乎穷尽了想象力。有一年我去婺源大鄣山，在一个小餐馆吃饭，看到店里有辣椒，对老板娘说：盛一碟辣椒酱给我调调味。枫叶翻红，正是深秋。辣椒汁液饱满，鲜美辛辣，有回甘。我把一碟辣椒酱吃完了。这是我在赣东北吃过最好的辣椒酱。我问老板娘，辣椒酱可以卖一罐



《渔乡乌苏里》(版画) 张祯麒作

给我吗？老板娘说，都是现做现吃的，吃完一罐再做，卖你半罐吧。半罐辣椒酱足足有三斤。老板娘还不忘交代我：记得放在冰箱保鲜，不然，三天就变质了。我知道做这个酱，用的都是鲜料，辣椒、大蒜、生姜、野薑头、橘皮。这些料与粗盐在一起磨，磨出了鲜红鲜美的辣椒酱。

八年前，我不做辣椒腌薑头。有一次，一个老中医对我说，野薑头是唯一可以根治慢性肠炎、胃炎的蔬食，我便当真了。入了秋之后，我就去田野挖野薑头。花已结完了籽，一个圆粒一个圆粒地往下坠，籽青黑，芝麻一样，油油光亮。剪了薑秆，挖了薑头，装进竹篮。一个下午可以挖半篮。

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做剁椒腌薑头。辣椒需是鲜红辣椒，土种，辣椒皮较厚，辣椒籽黄，剁碎，与生姜丝、薑头片装入盆，匀撒食盐，抱着盆抖，翻抖二十余次，装入玻璃罐。第二天，就可以直接食用，下粥吃饭都很入味，鲜美，薑葱味足够，辛、辣。大多数早餐，我吃面条。面煮好了，用小勺子舀两勺腌薑头调拌。腌薑头口感爽脆，辣舌，开胃。一碗面吃下去，浑身冒汗。

秋花壮美，也令人伤感。野薑花遍地，紫色退去，白色浪浪地浮现，大地苍苍莽莽。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二卷）》收入了这首《薤露》，乃无名氏所作。

薤上的露水，多么容易蒸发啊，太阳出来，就不见了。露水明天又会落在薤叶上，人死了却再也不会回来。

薤之所以引诗人垂爱，或许是因为其叶纤细。纤细之叶垂着露珠，多可可爱。苏轼也说：归途十里尽风荷，清唱一声闻露薤。《与胡祠部游法华山》

白薑头有了种植，四季食用，是餐桌上常见的素蔬。自种薑头却远不如野薑之香、爽脆。野蔬在于野。什么时间发芽，什么时间开花、什么时间结籽，晒多少阳光，经多少风雨，历多少寒霜，都需要一个定数。承受了定数，才生发原本之味。

诗路花语

午休中的人(外二首)

麦豆

脚步很轻也能惊醒一只草丛里的野兽但很轻的脚步摸黑走进房间却不会惊醒一个梦中人

一个人明明听见你轻轻推门走了进来但他仍会闭着眼睛静静躺着或者只是慵懶地翻一下身继续他的美梦

一片黄叶

黄色的落叶，敲敲它竟发出金属的脆响用一根手指敲用心听

接着，金属便会裂开它已知晓你认出了它并非坚硬的金属你已将它的笑声识破

只是一片落叶一片即将消失的黄叶

生命之谜

有鸟在枝叶间跳动但不见身影也许只是风吹落了一根枯枝偶尔，枯枝落下刮到了耳朵一样的叶子静中有动，我朝那里望去发出声响处已经恢复寂静——哦，是地球载着我们缓缓转动

听月下阑珊(外一首)

陈才锋

既然，心想着那份过往那么，抬头只望远方歌声在水面轻轻响起谁还会傻到打开家门，期盼有一双飞来的翅膀一湖明月，万千心事密密麻麻的皱褶谁借我三千年？反复在这个纷繁的人间仗剑行走一意孤行的背包客又瘦又长。千万只雁子的呼唤谁泄露了虚伪要在尘世中颠沛流离，寻不见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趁着夜色，听月下阑珊慢慢缝合

一卷经书暮色四起

隔着前世，你倦了自己而黄昏空穴的檐角陷入一个旧时光的山河，高举一滴悲伤一柱缭绕的可能挂在眼角，流向腮边我很谁将红尘砸个大坑这么多年，一卷经书暮色四起寒蝉凄切听至无韵，再无旧念歌不动一世的忧患，却借着饮下那场难以遏制的向往不着边际的你是我晚点的前世，今生又拒我千里时光这个偌大的豁口，一定在等孤月高悬

句话：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我只是在努力地寻找和享受一份尽责任的乐趣而已。”

“我的莲花总会凋落，我要把莲子留下来”。如今，把家国情怀、人生况味都融入中华古典诗词中的叶嘉莹，已经走过百年人生，留下三尺讲台与莲子无数，飘然而去。



叶嘉莹。资料图

把莲子留下

姚秦川

2024年11月24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去世，享年100岁。此前，笔者在阅读叶嘉莹的传记时，发现她的生活里有许多篇幅不长，却很值得一书的故事。

1968年，正在台湾地区任教的叶嘉莹在获得哈佛大学的聘书后，本应前往美国的她却因护照问题，阴差阳错进入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与以往的教学习惯不同，在加拿大，所有的任课老师必须以英文授课。当时的叶嘉莹虽然用英语与人交流不成问题，但想要用英语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授课，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果然，从一开始，叶嘉莹就遭遇令人难堪的尴尬：由于用英语授课时，她表达起来不是特别流畅，当时选修叶嘉莹课的学生不到10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还是专门跑到她的课堂上睡觉。

面对这种情景，临阵脱逃显然不是叶嘉莹的作风，迎难而上才是她的风格。思前想后，叶嘉莹打算利用晚上休息前的时间自学英语。当时叶嘉莹已年过四十，记忆力肯定不如年轻时。然而，为了能尽快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她每天晚上都抱着厚厚的英文词典备课。有时累得实在受不了，叶嘉莹便强迫自己做上几十个下蹲，让自己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最后再接着继续学习。

令人赞叹的是，叶嘉莹在备课时，并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到纸上就算完成，而是将所有的内容都全部背下来，用超高的强度来提升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还好，叶嘉莹的语言天赋奇高，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当她再次站在讲台上授课时，已经完全不用讲义，便能用英语全程流畅地将一节课讲下来。

叶嘉莹口语的“神速”进步让学生们吃惊不已，他们都想不明白，之前上课还磕磕绊绊的叶教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英文水平为何提高得如此之快？叶嘉莹的努力没有白费，原本上课时不到10名学生，不到半个月时间，便吸引了六七十名学生过来，她的课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课”。那些学生在听了叶嘉莹的课后，纷纷称赞她的课讲得有趣，也在十分流畅。

对于当时为何要如此拼命去学习英文，叶嘉莹平静地表示：“站在讲台上，我就必须对所有的学生负责。我一直牢记梁启超先生的一



投稿邮箱 hnbzpb@163.com